

女性身心史话

[加]爱德华·肖特 著
牛 刚
谭焕然
牛 仆 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女性身心史话

[加] 爱德华·肖特 著
牛刚 谭焕然 牛仆 译
谭之清 审校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北京

Edward Shorter
A History of women's Body

根据企鹅图书公司 1984 年版译

女性身心史话

[加] 爱德华·肖特 著
牛刚 谭焕然 牛仆 译
谭之清 审校

*
圆林文化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625 印张 280 千字

1989 年 6 月第 1 版 198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9-222-2/C·32

定价：3.85 元

译者的话

这本专著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历史学教授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先生的代表作，1982年首次在美国出版后，立刻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并且迅速波及英国。1983年、1984年两次在英国印行，深受读者欢迎。现在，我们根据1984年英国企鹅图书公司《塘鹅丛书》最新版本译出，以飨国内读者。

妇女问题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课题，国外对此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书是其集中代表。它从历史的角度，运用社会学、文学和医学资料以及大量的民间传说，透彻地分析了女性身心发展的历程，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妇女历史生活的悲惨画面，勾画出一幅幅妇女身体发展的历史画卷。书中揭示了妇女生理和社会心理发展规律，对欧美女权运动的兴起及性解放浪潮的出现也作了说明。它对今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从生理到心理完善妇女自身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国目前从社会学角度专门研究妇女问题的书籍还不多，可以说这个领域基本上是个空白，因此把这本书翻译过来，一方面是为了使大家了解国外妇女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抛砖引玉，以期尽快地出现我们自己的妇女问题研究的专著。

本书1至6章由北京海淀医院外科医师牛刚翻译；第7、8、10、11章由北京医科大学教师谭焕然翻译；第9章由北京大学研

究生牛朴翻译；全书由谭之清同志统一审校。

译 者

1988年3月于北京

前　　言

我给这本书选择了一个醒目的名字，意在强调妇女的身体具有本身的历史，也就是有别于男性身体的历史。也许妇女身体的实际结构多年来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改变，但其境遇——如在分娩、流产、各种不同的疾病等等意外事故方面——却大大地改变了。即便是男子在体质的变迁上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但其变化的方式与妇女是不同的。

这样，“妇女的身体”就有自己本身的历史。我相信这历史是值得讨论的，这是因为这历史造成了妇女在对待她们自己的女性特点的观点上的差异。本书的观点是，大约在公元 1900 年以前，绝大多数妇女认为女性特点基本上都是一种消极观念。她们认为这是一种使她们位居于男人之下的一种东西，这是夏娃从伊甸园被逐出以后，上帝加在她们身上的、她们不得不顺从地、无言地驮着的重担。就如我们将读到的，后来发生了各种变化。在 1930 年左右，妇女们从她们所忍受的多病身体所带来的可怕的历史性重压下解脱了出来，这就使她们能够把她们的女性特质看作是一种从根本上说是积极性的、生而有之的力量。

我再深一步说，如果我们问道，为什么在 17 世纪妇女没有要求参加选举呢？答案之一就是她们自己接受了这种卑下的地位。因为她们比男人多病，更多地处于死亡的危险，而且一般说来更多地受到诸如贫血病这类疾病的困扰以致身体受到损害，她们是把

这种从属地位作为大自然的一种安排而予以接受的。

等到这种种令人难以有所作为的情况渐渐消失之后，一个争取妇女权利的“实际舞台”就出现了。历史地说，妇女权利就意味着妇女有着与男人相同的个人自主的意识。但是，妇女在身体上比男子受到更大的削弱的情况下，“个人自主”的观念是毫无意义的。生活强加给她们的限制太多了，使她们难以想象能够据有象男子所有的那种自主。

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妇女之所以处于从属地位，是由于受到3种不同的迫害的结果，这是我们立论的支柱。

1. 妇女受到男人的残害，其形式是无限制的性行为。男人的“夫权”使妇女无法抗拒地接受一系列的、不必要的、无计划的怀孕。我用好几章的篇幅来论述分娩的环境条件以及分娩给普通妇女带来的风险。

2. 妇女受到其子女的残害，而且还受到她们所无法控制的繁重家务的残害。结果，在本世纪之前，劳动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妇女受到纯然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的折磨，因为她要照顾她的6个孩子（从历史上说，这是一个平均数），还要侍候马夫们、侍候已退休的公公和丈夫的未婚兄弟。妇女被家庭生活弄得精疲力竭，必然出现妇女的高死亡率。

3. 妇女受到自然界的残害，其形式是有许多疾病只侵袭妇女而不侵袭男人，许多种疾病没有男性的患者。我们将看到相比起来“男人的疾病”在数量上要少一些，而且并不在壮年时期发病。男女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天生的固有的差异（最低限度对成年人的生活有影响），我还不知道。但是，由对药物及外科手术的完全无知所招致的容易侵袭妇女骨盆内的各个器官及乳房的多种疾病，在过去完全无法控制。这就是“大自然”对妇女的残害。

到了1900年—1930年之间，各种造成残害的根源就不再存

在了。妇女能够较为安全地进行流产，因而可以控制她们自己的生育。药物和外科手术的进步消除了从前绝大多数的妇女病。分娩基本上没有风险，男人对妇女采取了较为负责的态度。一句话，性别之间的平等有了物质的基础。

我并不赞同下述这种论点：认为较好的子宫切除手术或新的流产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女权主义。在女权主义背后的历史性力量是复杂的，这种力量与妇女劳动者的新要求、与个人权利的新的解释以及许多其它事情有关。我提出的论点是，妇女在身体上遭受的残害的终止是女权主义出现的先决条件。即使上述那种变化都已经发生，但是妇女们如果仍然得拖着“摇摇欲坠”的肚皮等等，女权主义可能就不会产生。

女权主义是否产生，涉及一种推测性判断。本书无意于讨论妇女运动，本书所讨论的是妇女关于身体方面的实际经验。这里不讨论别人如何“看待”妇女的身体，或者医生对妇女的身体是怎么想的，或者妇女身体的性的作用如何；这里要讨论的是在过去的年代中一个普通妇女所遇到的肉体上的现实情况。

妇女群众所说的话有记录可查的甚少，我们只有一些零碎的材料，诸如关于她们对性的认识、关于她们的丈夫、或者关于“妇道”或别的什么方面的资料。但是有一些材料能够帮助我们重现一个普通的农民妇女或一个手工业工人的妻子固有的想法。在这里我着重依靠医生记录的病人所患疾病的情况。19世纪初叶，许多医疗所开始有计划地保存病案，而在1850年以后，各种无所不包的医学出版物有如洪水泛滥，因此，本书的材料就有一部分是属于医学方面的，但并没有收入普通读者所不能理解的材料。妇女们自己通过谚语、民歌、流行保健药方以及在家庭帐本中保存的巫术仪式等间接地同我们交谈。此外，还有其它许多材料，这就使我们不致于使普通妇女消失于我们的视野之外。

在这本书中，我常用“传统的”这个词，其意是指我十分熟悉的那个世界——17世纪至19世纪末叶的欧洲和英国，它与后来出现的“现代”世界是有显著的不同点的。任何一位对过去农村与小城镇有些微知识的人都会对当时的生活与近代城市生活及工业文明之间的悬殊吃惊不已，我所指的不只是由一个农民一个鞋匠而变成一个气管装配工人在生活上的不同。当时那些乡村的社会行业根本规则与“现代”规则是大不相同的。根据这些理由，我坚持认为，自从“被忘记的时代”——或至少是自从宗教革命（我自己的历史知识从此开始）以来，欧洲就存在着一种与众不同的“传统的”生活方式。这个“我们失去的世界”，在不同的地方其终止的时间是不同的。在英国，传统社会是18世纪初叶开始消失的，至于在偏僻的地方，如不列塔尼农村地区，这种传统社会一直到20世纪初叶才消失。这样说来，我所使用的“传统的”一词是一个可变的概念——在同一个特定时期，“传统”在某个社会已湮灭已久，而在另一个社会却仍然存在着。

此外，我坚定地把注意力集中于普通人民，而不是集中于上流人物。其他的妇女历史学家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由于缺乏想象力而只集中地注意在居民中只占5%的上层妇女——那些妇女本人有着供个人使用的仆人，或者是受过大学教育，或者拥有上层阶级的文化知识。普通人民中的妇女生活则大不相同。本书首次尝试重现她们的生活。

我极为幸运，能够在一些世界著名的研究图书馆中进行工作，我特别感谢下述各图书馆的职工们：伦敦威尔康医学史图书馆、巴黎国立图书馆、维也纳大学图书馆、慕尼黑图书馆、哥登根图书馆、东柏林德意志图书馆，以及纽约医学科学院图书馆。多伦多医学科学院图书馆以及多伦多大学科学及医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给我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帮助。

这项研究工作得到下列机构的资助：加拿大枢密院，汉诺医学史学院，哈里·佛兰克·古根海姆基金会，该基金会的董事拉尼尔·太戈尔及罗宾·福克斯对我赞助良多。戴安尼·威 (Diane Way) 担任我的图书馆工作助理。我感谢奥·哈拉为我打印手稿。

开利·康奈里博士及哈里斯教授盛情对我的前期手稿提出意见。诺尔曼·法斯华滋，墨里·恩金阿瑟·克里菲诸位博士曾提出对某些章节的修改意见。我尤其感谢基础丛书的编辑马丁·开士勒和福比·霍斯的帮助，谨向他们致以谢忱。

我感谢伊丽莎白·阿克逊和安娜·马里萨其在解剖学及神经解剖学方面对我的帮助。对后一位，我为另外的原因，把这本书献给他。

加拿大·多伦多

1981年12月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前 言	1

第 I 部分: 女性、男性和身体

第 1 章 男性、女性和性	3
男性支配女性.....	4
交合的性质.....	11
1900 年以前,妇女享受过性的快乐吗?	15
第 2 章 人体的结构.....	22
妇女长得更大了.....	22
妇女在食物上的不平等的消失.....	25
儿童佝偻病: 成年妇女的灾难	28
女式胸衣: 一点真正的事.....	35

第 II 部分: 分娩经验史

第 3 章 传统的分娩: 由妇女负责	41
“城市”助产士与“传统”接生婆的比较.....	42
管理助产士.....	48
1800 年的助产士,一张平衡表	51
第 4 章 当时的典型分娩.....	57

产前保健	58
布置现场	63
助产士的介入	69
胎盘娩出	75
休息、恢复	77
第 5 章 在分娩过程中的产疼和死亡	81
妇女的恐惧	81
并发症	83
怎么办?	90
其它难症	105
惊厥和出血	108
分娩死亡	116
第 6 章 分娩后感染	123
感染的频繁程度	124
感染的种类	129
细菌的种类有关系吗?	138
谁使母亲受感染	147
感染引起的死亡的大幅度下降:家庭与医院的比较	155
补遗:谁是更危险的——医生还是助产士?	161
第 7 章 分娩经验的增加	165
新的感受	166
家中分娩的不利方面	178
分娩从家庭转移到医院	186
剖腹产:向医院前进的最后推动力	191
胎儿的发现	196
第 8 章 流产	211
传统的流产方法	213

各种流产药物.....	218
在传统社会中使用器械的流产.....	224
第一次流产革命.....	228
器械流产的新技术.....	235
用于流产的新药.....	248

第 III 部分: 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其它体质上的不同

第 9 章 女性比男性活得更长吗?

如果不是,为什么?.....	271
女性在什么年龄较为脆弱?	271
影响妇女的特殊疾病.....	275
妇女死亡率过高的原因.....	283
癌症,一种属于妇女的疾病	289
血和铁元素.....	296

第 10 章 有性的特征的疾病 306

阴道分泌物的历史.....	306
性交引起的疾病(性病).....	316
分娩造成的长期损害.....	321
普通妇女与“妇女的疾病”.....	331
补遗: 普通男子和“男子的疾病”	337

第 11 章 联盟关系的改变和受害的终止 343

传统上男子对妇女身体的恐惧.....	344
女性的团结,抵御男性恶行的手段	351
解除女性身体的神秘色彩.....	354

第 I 部 分

女性、男性和身体

第1章 男性、女性和性

我这本书的大部分将描述那些妇女所不能控制的性活动对她们造成的危害。“不能控制”的提法，使20世纪的读者感到惊奇。在我们的时代，一个已婚妇女不喜欢自己的丈夫向自己接近，可以结束婚姻生活，而未婚的女子通常是可以回避男人的拥抱的，如果她希望这样做。但是，我们今天有“现代”——甚至是“超现代”——家庭。200年前，事情就不一样了，那时候传统的丈夫的“夫权”意味着已婚妇女实际上不能拒绝性交。

你可以想象自己处于一个生活在当时的小镇上的或小村庄里的典型家庭主妇的地位上。那时候，她本身或任何别的人都不知道妇女的“安全期”在什么时候。对于她来讲，任何性行为都可能意味着怀孕。只要她的丈夫需要，她就被迫和她的丈夫睡觉，碰巧了她会怀孕七次或八次，平均成活六个孩子。对这些子女中的绝大多数她并不欢迎。如果说本书有一贯穿始终的主题，它就是这种没完没了的生育所意味的、对她的健康的各个方面造成的危险。

因此，首要问题在于男人方面。丈夫们的头脑中是怎么想的，以致使他们的妻子不断地分娩。

男性支配女性

男人对妇女的福利漠不关心，其根源在于传统婚姻的性质。经过 20 多年的家庭史的研究，现在可以明确地断定，传统上的婚姻观念，根本上不同于现在的婚姻观念。在 20 世纪，一般认为结婚是浪漫与伴侣关系的最激动人心的愉快时刻。而以前则不同，结婚只不过为了“血统”，男人需要妻子帮助他经营农场或者生育可以继承遗产的男孩。在丈夫和妻子之间没有多少感情联系，而事实上丈夫把其他的男人看作是他们的主要“精神”伴侣，因此，形成了莱昂内尔·太戈尔所说的“男性结合”的基础。至于妇女这一方面，她们不能想象她们的丈夫会对她们有某种“理解”，因而把别的妇女看成是她们的主要同盟者，这就是“女性结合”的基础。因此，男人和女人都在家庭以外寻求主要的感情联盟，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就出现不愉快的不平等。妇女所处的地位是“儿子的主要仆人和农业工人”，用一个布列塔尼的观察家的话来说，男人则是“他的小王国的主人”或是德国人说的“屋里的先生”。

我想写出那个时期的家庭生活的几个方面，并请读者注意我所使用的证明材料的逸事性质。虽然，人们很希望有可靠的、诸如妻子挨打方面的统计材料，但我们却无从得到。我已经对资料做了多年的研究，我得到了有关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的总体印象——无疑是逸事性的，但是我仍然相信这种印象是准确的。

丈夫至高无上的权力，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礼仪上。在餐桌上，离父亲的椅子越近的人他的地位就更加重要。在苏尔兰农场的厨房内，农场主通常坐在桌子的最顶头，其他的男人坐在挨着他的、靠墙的长凳上，男孩坐在最后。妇女坐在放在餐桌另一边的凳子上。宾客不能篡夺餐桌最顶头的父亲的位置，但是母亲的